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十二月乙亥樞密院言荆湖北路羅家蠻劫掠財物焚燒屋宇申訴多不受理上下隱蔽將來減退兵將糧道恐難通行詳前此唐義問累奏移廢城寨已畢而蠻情不能上戴寬恩輒敢侵犯不已若不隨宜討

殺則必倣倣轉難處置欲令唐義問及程節疾速具析
申奏及措置之因如諸處蠻尚敢潜伏屯結即選兵將
官討捕仍告諭歸明團峒蠻人勿令動搖驚擾從之

舊錄

云棄城以安蠻情而侵
犯劫掠不已新錄削去

宮苑副使胡田知沅州六宅

使時定充荆湖北路都監駐泊辰州俟蠻事息日奏裁
仍令體度新堡寨蠻情以時巡遏存問首領之人

丙子遼國遣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廸副使中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充史館修撰鄧中舉來賀興龍節

己卯詔宗室在式假興龍節許易金幣上壽

庚辰樞密院言歸明人給田舊條如堪耕種田不足給
戶絕田元祐田令堪耕種田不足給常平田緣常平田
止是人戶抵當場務折納等田土數目不多詔添入常
平田不足給戶絕田

甲申詔令唐義問程節於渠陽寨協力措置蠻事以狼
江貫堡豐山蠻猶犯邊故也 三佛齊貢奉人請以金
蓮花一十五兩真珠五兩龍腦一十兩依例撒殿從之

丙戌以雪寒泥濘免朝參五日給役工假三日 詔刊

神宗皇帝舉御史詔於御史臺從滕元發之請也 左

武衛大將軍郭達卒

舊錄云神宗經制西羌以王韶為沿邊安撫招納摩正措置有序達

忌之按韶盜用庫錢治甚急韶請它官案覆遂徙達知渭州遣大理寺丞杜純案治純懷觀望復遣御史蔡確鞠之達坐誣罔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新錄辨曰郭達按王韶事神宗實錄載之甚詳杜純所按蓋其事實蔡確所覆乃觀望爾今日純懷觀望又曰達坐誣罔庶幾後來其實合改曰執政疑純觀望又曰坐達誣罔庶幾後來有可考云當移此段入達知潞州日

丁亥月當食以陰雪不見

戊子詔應援例陳乞子弟宮觀嶽廟差遣再任者不理
為資序 知永興軍韓績言本路比歲災傷闕食請於
法所給米豆更不限數從之

庚寅朝奉郎權陝西轉運使杜純辭賜紫章服 朝奉
大夫廉正臣為司農少卿 吏部員外郎宇文昌齡權
發遣京西路轉運副使 朝請大夫簽書准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陳知晦再任以其父述古老無兼侍也

詔開封府軍巡院復置判官一員以罷大理寺治獄也

辛卯朝議大夫試中書舍人劉攽為中大夫守中書舍人

甲午江寧府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用右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言也安世言臣伏見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喧傳頗駭羣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章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

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大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
乃所以嚴宗廟也今種以疎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
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
在種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
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宜宜
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寬宥以明
好惡軾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敕舉學官臣曾舉江寧
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

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
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
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
宗以來推擇元勲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配食列聖蓋
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
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
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疎遠小臣各出私意以
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

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閒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倡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姦其罪愈大謹

自効以待罪伏望聖慈特敕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
責降以儆在位軾又言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
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倡羣小乞下
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
奉指揮竊以為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
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
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

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
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
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
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
傾陷善良其為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
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
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為之經營游說者甚衆皆矯情
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

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
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羶所聚瞬息千萬
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
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第皆即聽許
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
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
蠹得全首領已為至幸豈可與尋常一青之臣計日累
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

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汚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為修城之後其策既行遂倡言於衆欲次復宋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造宇文鉉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

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令周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盖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為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種蠡蠱小臣而敢為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咸以為可用

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真宰相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

之法臣之愧恥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
蠢伏俟誅謹貼黃稱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
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
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
列也

政目於十八日載
種罷教投送吏部

丙申樞密院言宥州報夏人遣使謝封冊繼以疆場來
議詔趙鼎謝封冊使未過界遣使議疆場事即以禮卻
之若過界後牒至即開諭俟謝恩畢徐議

丁酉樞密院言歸明土官楊昌盟等乞依胡田所請存
留渠陽軍縣依舊名事應舊送縣者令渠陽寨理斷徒
已上罪即送沅州詔俟人情安帖戶口增衍日保奏

渝州江津縣獠人犯小溪寨詔梓夔路鈐轄司體究作

過因依若不因省地人戶侵犯無故侵擾即戒約遣回

仍理索擄掠人口尚不聽從乃以兵捕殺

庚子責授建寧軍節度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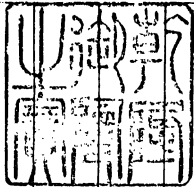
使本州居住呂惠卿徙居宣州此實

錄所書政目在九月八日今從政目

是月詔比較入流

四年正月行政目有此當考十一月二十三日詔又閏月十二日太皇太

后云云
合參照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

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鄒炳泰

謄錄貢生

臣

湯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尚書省言未行官制以前
凡定功賞之類皆自朝廷詳酌自行官制先從六曹用
例擬定其一事數例輕重不同合具例取裁事與例等
不當輒加增損若不務審察事理較量重輕惟從減損

或功狀微小輒引優例亦當分別事理輕重及已未施行等第立法今以舊條例增修凡事與例同而輒增損漏落者杖八十內事理重已施行者徒二年如數例重輕不同或無例而比類他例者並具例勘當擬定奏裁從之仍增三省樞密院相干事並同取旨詔頒元祐勅令格式遷大名府南樂縣于金堤東曹節村從河北轉運司之請也

新無要考河事姑存之

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致仕范鎮卒

甲辰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鐘十二鐻鐘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並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寺樂法有可行事件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學士兩省御史臺館職祕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

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
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
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
詩書之來上閱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
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
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又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
賜詔下鎮已卒

新舊錄載范鎮新樂殊不詳當檢討別
修新錄云舊錄范鎮傳多載王安石日

錄所記語至鎮力論青苗事乃載安石語曰若非陛下
明見周禮有此則焉得不以為愧此可謂假六藝以文
姦言矣鎮欲告老安石曰鎮行能無取雖致仕何足惜
又曰但欲陛下知此曹不足惜鎮自仁祖朝任言責首
論立嗣事風節聳動中外至謂其行能無取又曰此曹
不足惜可乎如鎮致仕疏有云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
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此正
安石所深惡親草制力詆之乃云神宗惡之此尤誣妄
至上初政諸老更起以扶王室鎮屢召不至此亦各行
其志爾至謂鎮有臣之事君豈可幸禍之語鎮之不以
此疑諸老必矣此皆前史官私
意今有鎮墓誌文重行修正

丙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
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

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
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
而職事清閒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
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
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
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
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
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

至仁深哀憐之真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憂民之窮困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真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

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恤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

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
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悔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
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
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
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蘇轍誌
軾墓云

因讀寶訓歷言今賞罰不明強河使東夏人寇掠鎮戎
朝廷不問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賞罰不明
強河使東乃九月五日奏鎮戎事即非閏十二月四
日奏也十月十七日奏乞郡則論與臺諫為怨仇

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言臣伏見今月三日蘇軾講筵

進讀間奏昨鎮戎軍西人入寇殺萬餘人有司止奏二千竊緣邊防奏報苟容失實則朝廷賞罰何所據憑賞罰苟差何以懲勸功罪軾既已面奏臣職在伺察姦罔仍復預聞理當糾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密切根究以正典刑臣居耳目之司不時體訪稽於論例不敢逃責

此據李常
集附見

承議郎秘閣校理權通判虢州張舜民提

點秦鳳路刑獄

丁未三佛齊遣使人貢 校書郎盛次仲為集賢校理

崇信軍留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英國公謚孝僖仲論
卒

戊申延福宮使降授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李憲除
右千牛衛上將軍分司南京陳州居住憲明道宮任滿
告老故有是命 泰寧軍留後知相州李珣以疾乞歸
許之 三省言官制之行三省並建宰臣執政官遷除
頗頻其錫賜物在一年內者請減半給詔雖一年外並
減四分之一 又詔大中大夫以上知判州府添賜公

使錢正任團練使遥郡防禦使以上至觀察使並分大
郡次郡初除次郡俸銀各減四分之一移大郡全給留
後節度使分大鎮次鎮小鎮俸銀遞減五萬刺史以下
使相以上不減其刺史至節度使公使錢依俸錢分數

裁減

紹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可考玉牒云詔留後以上鎮分三等遥郡以上

郡分二等公使俸錢裁減有差

詔荆湖北路都鈐轄轉運提點刑獄

司誠敕沅州城寨官吏各加撫輯仍覺察希功生事之
吏對移訖奏行降黜其諸色人如有架造事端扇搖人

戶情涉兇狡亦禁勘奏裁

新無

荆湖北路鈐轄司言夔

州路蕃部都巡檢菊曩遷申播州禮賓副使楊光震點
集今曩遷與光震有隙羅杜肆等是別部獠賊慮邊吏
不與判決別乘用兵之際使之自疑邊患未測詔瀘南
沿邊安撫司夔州路提刑司體究獠賊作過何人部族
如係光震部下即移問緣由以理曉諭有所屈抑許為
受理且勿侵省地若是別族與光震隣接亦諭使防遏
及索擄去人口俾通知朝廷恩意仍覺察光震曩遷毋

令挾私生事

新無

己酉詔湖南安撫鈐轄謝麟誠約救應邵州臨口寨兵將官如蠻寇遮路燒圍寨堡拒捍官軍即隨宜掩殺其餘即驅逐退散使之畏懼勿專務殺戮濫及無辜

新無

又詔瀘南沿邊安撫司審度獫狁首領如誠諭楊光震等密引收捕赴官 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

庚戌詔今後小使臣磨勘轉崇班每歲不得過八十人其以功賞特恩遷轉不在此限令吏部立法 三省言

職事官俸祿比官制以前雖減而公使增添頗多治平

歲支一十六萬餘緡今支七十五萬餘緡詔戶部取索

比類舊制各行裁減

舊錄云嘉祐治平中官吏仰給公使皆出衙前民破產納官吏所入

至厚熙寧以來一切罷去以寬民役而官吏俸給悉從官給名雖增而實減也至是乃以為增而裁損焉新錄辨曰裁減冗費此朝廷政事所當急者元祐中以官制之行俸祿既減而諸州公使頗增故議裁損以協中制舊錄乃引罷差衙前以寬民力為說以為名增而實減殆曲為之說以破當時裁省之議爾今刪去

戶

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臣等竊見本部近編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

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
借朝廷封樁末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
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
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蓄
可得而備也今日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
景德班行選人胥吏之衆率皆廣增而兩稅征商榷酒
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
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

舊例有加無損今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為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敕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

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歷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効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貼黃稱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

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為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皆量行參酌裁損則其為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

次以聞

元年二月十八日戶部狀准敕取索看詳裁省浮費勘會浮費事件不一理當要見更改添置

官局所主事務官吏及應係公人增減數目并但干支費錢物新舊條制祿粟則例方可詳究事務要切緊慢勘酌裁省所有今來取索內外官司合供報日限約束等已差舊行浮費人吏行遣外更添差書表司一名充貼司抄寫中奏文字餘欲乞並依前來已得指揮施行尚慮內外官司具析未盡使存留裁減失當仍許官吏

諸色人具可減利便陳獻在京經本部外路經所在官
司申陳具狀繳進實封徑申戶部尚書廳相度施行今
檢會下項前來已得指揮元祐元年五月五日敕節文
戶部申請事件奉聖旨依一乞應官司被受取索候見
本部公文限五日內盡行供報如有未明許暫喚吏人
整會如違限漏落不實從本部送所司根勘施行事理
重害者申取朝廷指揮一乞取索在京官司事件外有
府界欲乞委自府界提點司諸路委轉運司令勾當公
事或本司管勾官員依今來朝廷取索本路應係浮費
錢物委有未盡未便事狀逐旋保明申戶部相度施行
具被受取索官司委轉運提點司責立近限回報如有
違限隱漏不實即便依法施行一今來裁減利害委逐
路轉運提點司遍下本路州縣官吏如有所見利害可
以裁減浮費即具條畫實封一面附遞直申戶部以憑
看詳施行在京官司亦乞依此下所轄施行元祐元年
六月十五日敕節文在京官司供報文字雖有上項日

限竊慮實有事繁去處於限內供報未得及恐為見日
限逼窄供報不得詳盡乞從本部相度事務繁簡量與
展限累展不得過三次一勘會昨來裁省浮費准朝旨
專委本部尚書侍郎即不干預郎官今來未敢依前降
朝旨施行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今來裁省事務內有合
要官局去處取到案踏修成條目等照用欲並許本部
權借如敢隱漏乞從本部勾勘施行取到戶部狀置局
去處勾勘一節亦係本部轄下去處若非所轄並合申
取朝廷指揮尚書省勘當欲第一項第三項依所申並
供到事理施行第二項依前降指揮並從之編錄冊閏
十二月二十三日
聖旨今附注此
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

祿為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今省臺寺監人
吏無慮二千四百餘人百司庫務又二千三四百人歲

費錢斛舉數十萬當時利源指以充吏祿者十無一在至侵縣官常費以足之向已命官覈實而汰冗遲久未上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樞密院言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毛漸奏沅州并黔陽縣因蠻寇於豐山諸處殺傷民口凡二十八次唐義問初不以聞詔義問體度如何措置及追索見存人口毋令上下因循蔽匿久遠含養邊患

辛亥朝奉郎孫升為金部員外郎戶部言夏人入貢

將物貨於沿路州軍估價出賣者先以封樁錢借給仍責元估賈人等同一季變賣從之

癸丑三省言元豐舊條諸司文字稽違職級兩該上簿官員上簿即是六曹長貳均任其責今新法職級再經決官員方上簿而六曹長貳不坐恐非立法意詔事理重者取旨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近已降指揮裁減入流本家所得恩澤亦宜減四分之一呂公著等言陛下臨朝

聽政本殿恩澤自不當限數向來止用皇太后例豈可更有裁損再宣諭曰今來官冗自宰執已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討究本末以聞已而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勅有司廕補私親舊

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
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
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
毫末忠義之士當職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
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
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上官均云云附見二年三月末韓忠彥蘇轍韓
宗道言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
曹胥吏旁及宮室器械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

減惟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已為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臣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

費時諫官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並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歷祖

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 詔大臣監司武臣路分都監以上不許奏舉充十科 錄故

皇城使榮州刺史權太原府路鈐轄張世矩子天錫為三班借職詔以世矩於條雖不該遺表緣世矩累立戰功素為得力將官天錫特依遺表條降等與借職 正月末坐

漏失夏冠落榮刺免勒停在職實錄於彼誤書知鎮戎軍皇城榮刺合改正

丙辰樞密院言在京諸軍兵額多闕而京東西路就糧

禁軍往往溢額詔差內殿承制劉子方左藏庫副使王修已往逐路與長吏當職官揀選發遣上京添填闕數

詔陝西河東蕃官兵三路廣西川峽荆湖民兵及敢勇効用之屬並隸樞密院兵部依舊主行其餘路民兵令兵部依舊上尚書省應小使臣初補及改轉並隸兵部擬鈔畫聞訖送樞密院降宣其定州北平軍使瀛州知肅寧城雄霸州沿界河及海口巡檢都監青澗綏德大順水洛甘谷定西知城並樞密院差人雄霸州沿界

河同巡檢歸信容城知縣縣尉河東河外六巡檢忻代
州都巡檢使寧化軍天池奇嵐軍草城川都巡檢使沅
州渠陽寨邵州蒔竹縣廣西左右江都巡檢左右江四
都巡檢宜融溪峒都巡檢朱崖軍使吏部依格擬差申
樞密院銓量降宣處分在京者引驗河東陝西川峽荆
湖廣西極邊及接連溪峒巡檢城寨大小使臣即吏部
先條具差舉窠名申樞密院看詳指定要切處別具取
旨銓量

舊錄云初官制循唐舊典以名實釐正由是三
省樞密院舊所領事各隨名分隸至是因樞密

院請改焉新錄辨曰祖宗舊制大使臣皆樞密院選除
小使臣則在三班院熙寧中王安石為相臣故相文彥
博使樞密院府安石建議置審官三班院注按大使臣差
遣以分右府之權至元豐官制以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西審官院為尚書右選令諸路要害處兵官除樞密自
選外餘自銓部依格擬差申樞密院銓量降宣與熙寧
置西審官院元豐定四選之意蓋無相妨今必以審官
制為說初不知密院在唐乃中人傳導命令之地三省
密院分領諸事豈可謂循唐之舊典哉舊錄其言之誣
又無所稽考如此今刪去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六日
樞密院劄子勘會諸路民兵及蕃官蕃兵舊例屬樞密
院自官制舉行分屬尚書兵部主行合取旨申稟者止
申都省緣蕃官及漢弓箭手之類本備戰守與正兵事
體一般弓箭手見屬諸將峒丁見戍城寨而自分隸已
來緩急邊事差移團結及常日更張措置不復關由樞
密院有司但循格例亦無所建明深慮邊防武備因循

失於完整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陝西河東蕃官蕃兵三路廣西川陝荆湖民兵及敢勇効用之類今後更不隸尚書省並撥隸樞密院兵部依舊主行應合取旨及申稟事件即依例勘當上樞密院應奏鈔者止具申狀其餘諸路民兵令兵部依舊上尚書省此編類錄冊所載今附注此

右正言劉安世言

看詳撲買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假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

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罷實封之法
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以
上下狀惟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
必能生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
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
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許人明狀增錢
收買臣詳觀戶部狀稱若只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
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剥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

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不
相知惟至限滿啟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衆
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是貪得無有遠
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
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
乃可為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買價人知無益誰肯徒
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
不充累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

領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
遂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
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惜之況國
家賦役之總於地官方二聖崇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
䟽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廣推上
意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
罪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
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

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致

失業從之

戶部右曹蘇轍主之當考編錄冊三年閏十月十五日臣僚上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閏十二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仍先次施行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前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有增無減即取累界申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價高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

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
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
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
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鄰州之外限滿無人投
狀再限兩月依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一
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
撲場務巧弊百端若只以酌中定額即沽買興盛之處
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
節次裁減官錢深慮浸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
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
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自草本部今修立
到條仍先次施行奉聖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於
界滿前一年本州錄令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害處限
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
所生見在地望召生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
狀限滿取着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不添價候

滿限三十日先次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着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有諸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

戶部狀欲

依上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乞應諸路鄉戶差充公人若有犯應勒停者並令別丁

充役若別丁不堪即許雇人補滿年限從之

此據編錄冊進入

戊午朝奉郎左司諫韓川為太常少卿川固辭許之聽

辭免在二十六日劉安世劾胡宗愈最後疏云川以言不用自十一月後堅求外補明年正月十三日知潁州

詔涇原路經略使劉昌祚特罰銅三十斤知鎮戎軍

張之諫特展五年磨勘以夏賊犯邊殺擄民兵奏不以

實也

張舜民誌劉昌祚墓云二年九月夏人寇鎮戎西塞以至城下衆五十萬聲言國母自將昌祚寢疾

不能興欲舁行朝廷不從有旨令知鎮戎軍張之諫權統制軍馬昌祚素知之諫不能乃夙夜馳授方畧盡兵力而屬之十一將總十萬餘人之諫得之懦不敢戰來即納之羊馬城中至人身不能轉側城中兵望賊焚室廬掘冢墓號哭唾手欲戰之諫以劒加之不得出賊留二日攻三川不拔而去昌祚每聞軍前報即拊席大罵之諫又重賂走馬王紳使為文字游談京師既而果以之諫為有功除西上閣門使物論譁然復遣監司體量展之諫磨勘昌祚病起欲有所伸會之諫死但貶王紳而已此事當考事在二年九月十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詔封州曹觀康州趙師旦廟載在祀典以廣南東路

經略司言向邕寇儂智高犯二廣覲與師旦為封康守
能率州兵力戰以死稽留數日廣城得以設備卒不可
破請旌其忠故也

已未左中散大夫太常少卿直秘閣王汾為右諫議大
夫既而御史中丞李常等論汾口吃滑稽不任諫職而
汾亦自懇辭從之

聽汾辭免在二十六日今並書劉安世擊李常盛陶章可考汾所以罷章

在明年三月末紹聖元年
六月五日周秩云云可考

庚申置六曹尚書權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叙班在

試尚書之下雜壓在左右常侍之下滿二年取旨

癸亥西南莫蕃遣人入貢

甲子詔諸路監司勿薦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
韓川請也

乙丑詔湖南安撫鈐轄謝麟多方經畫臨口寨蠻寇凡
可腹背牽制應干機略並隨事從長措置勿令諸將淹
延觀望仍量度於行司所在留兵以為應援

丙寅詔門下省班簿房籍記初入流官

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末並

合參
照

詔吏部詳定六曹寺監重複稽滯利害以聞從
監察御史王彭年請也 錄故西頭供奉官郝普男忠
為三班奉職義為三班借職以廊延經略司言普與西
賊戰塞門寨死之故也

丁卯遼國遣使興復軍節度使蕭京永州管内觀察使
耶律睦副使中大夫守衛尉卿劉泳東上閤門使海州
防禦使劉彥昇來賀正旦 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
景溫為權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蔡卞知

揚州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覩吏部關到今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臣之選難其進用之路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實亞執政若才德兼

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況隨其階職之高下
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
諸部之無長官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
已來除吏部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
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
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
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溫
除目則衆人所料果為不謬按景溫在先帝時為湖南

安撫使附會章惇先於徽誠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
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
無有寧歲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
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
今反召用何以示懲況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
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議上瀆天聰止令罰金已免
斥逐又自高陽關將帶女巫置之郡下景溫佻倖大任
日使子弟就其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輦轂

之下惑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吏輒恃勢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釋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即徙潁昌又權守成都而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曲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以前執政辭尚得宮觀景溫

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州未
久而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陞下詳此
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
察速降指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
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二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戊辰詔以皇帝生辰年例度僧牒
六十六紫衣二十三賜上清儲祥宮充修造費

新削去

是月右正言劉安世言臣四月以後凡十三次論列胡
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

宮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而臣所以色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大臣雖用

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龍興之後
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
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獨臣一人
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
班廷諍闔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
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又言臣竊謂二
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
最以優為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係天下國家治亂

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援欺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為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并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遑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

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亦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與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施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又言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事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廁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効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夜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議論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效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

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妄言之罪則是陛下
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搢紳之間不
知諫疏之留中徃徃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
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污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
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惟當正心誠意以審其
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加聖慮以臣所言宗愈十
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免宗愈以從人望進
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

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倦
倦之忠罄盡於此又言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
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
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寬容未加
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可以結執政之驩
下可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
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
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

義廉耻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
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可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
聽政於萬里之外所與朝夕圖講天下之事者執政數
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
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謹也今宗
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
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

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耻固已掃地陛下猶以治君子之道而待之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無不公盖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之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搢紳士大

夫之公言明有按據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䟽付之外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崔思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言臣等近者累次論奏乞以經義別為一科令與詩賦科並行均取者蓋以見行科場詔條稱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

以此觀之則是朝廷更無用經術設科取人之理止以舊人未習詩賦且於將來一次科場量以分數收取而欲陰消之故也臣等所以區區者非特為舊習經義舉人頓然失業為言直以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以義理論之則以經術勸士為先聲律為下以教化言之則通經術者為利博事聲律者為害大通經術則天下之士知道德之奧講禮義之要脩身治性乃能履忠厚崇廉耻其磨礪成就十有八九必為良士異日擇取以為公卿

相與修明政刑宣揚教化其為利顧不博哉事聲律則涉獵浮靡講習淺近所謂德道之興禮義之要弗學可也而欲望其成忠厚廉耻之風則末矣凡勸厲士人而禮義廉耻之風不立則中上之才巧佞姦慝無不為矣為害顧不大耶臣等採之公議且願以經義與詩賦各設一科材性自有所長謂經義蓋非止以一經而又示之以新意之謂也其詳今附之於後臣等承乏言責固不敢以苛求小故及自執鄙見屢瀆天聽重念設科取

士其是非得失實係時政之盛衰今朝廷立法黜抑經術崇尚聲律天下皆知其非者以干治亂之體為不細也臣等若緘默不言雖或言之不能詳盡是謂失職惓惓之誠所以屢獻而未已也臣等竊聞今太學舉人與四方之士觀望朝廷意旨已皆不復治經旨凡干義理之書一皆斥而不談博士所講與其父兄之訓不復更及高遠羣居切磨惟是論聲韻調平側事屬對校比擬以輕巧靡麗為務此臣等所以慮道術日衰以就廢絕

將復如唐末五代時學子志識淺陋此有志之士每多太息而流涕也熙寧中改科場乃欲以經術消詩賦於道則順言理則直所不善者以私意教人耳今也欲以詩賦消經術於道不順為理不直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今施設乖戾義理舛忒亦何以異於斯耶今將忘所以贊教化成人材之大義而變之於理安乎倘以人材性有工於辭華而或有可用也莫如并取之為至當臣等輒冒斧鉞之誅博採輿言妄條其

設科取士之所宜以俟聖鑒而裁擇焉臣等今採之輿議欲以經義詩賦各設為一科一經義進士科欲試四

場第一場試經義六道每經二道

欲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內第一場各

出題二道人許占對三經以古今注疏及已見所長第
文理通瞻者為合格不得如舊日止記誦一家之義

二場試經義三道每經一道論語孟子各一道共五道

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一

詩賦進士科四場第一場試詩賦各一首第二場試經

義四道出題同第一場人許占對一經試本經三道論

語孟子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並問
子史時務右伏望聖慈深惟國家教化之大陶冶人物
之重四海執經之士七八萬人仰俟命令之所嚮詔以
臣等愚瞽之言付之有司如或不謬特降指揮不勝幸
甚又言伏聞外論紛紛以科場之議至今未定舉人惶
惑莫知所向臣等以謂詩賦既已復用而經義一科豈
可輒廢蓋以士人操術趣向皆視朝廷好惡今於詩賦
科內雖曰量留一經若廢經義本科則天下學者必謂

朝廷好聲律惡經義不復更為根柢義理之學相師浮薄靡然成風則人材自此壞矣朝廷立法本欲興治救弊乃於科場之中立破壞人材之法此豈為社稷萬世之利哉今之毀經義崇詩賦者以謂國朝以來名卿賢相事業著於世者皆自詩賦科舉得之蓋不知學士大夫有聞者由素講經術義理決科之後進學不已發其聰明乃能自立非由辭賦之技所能成也或者又謂詩賦有章句平側於有司考校為易經義汗漫於有司考

校為難此則尤為偏蔽不尊經術之論且六經之有義理其簡易如天地昭明如日月用以取人猶權衡規矩誠陳而方圓輕重不可欺也議者不能深考乃謂六經之義高遠而難通淵奧而難明因欲以私意曲學謀漸廢之是將聾瞽天下之士使不知道也士不知道則不能誠於身信於朋友孝於其親忠於其君無施而可也孟子謂陳相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科舉之法貴於誘進成就人材乃抑經

術重聲律是使學者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豈不陋乎況王者之政務順人心朝廷不以聲律取士近二十年略計天下言之挾經應舉者凡七八萬人一旦使之棄其所學而習其所不學捐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則皆顛沛失業因有終身不復更望仕進者事雖有繁天下之大利害亦不當矯革遽暴如此況有害而無利乎恭惟陛下遵迪祖宗之遺訓務以順人豈欲拂天下之士心至於此哉議者又謂詩賦之法一定豈必更恤士人之

不能為者是勸朝廷以不仁為政推此心也亦將何所
不至伏望陛下深加省察必存經義一科令與詩賦並
行均取以為萬世之利又言臣等伏以設科取士係天
下利害為不細前後臣僚累有奏請乞留經義與詩賦
各為一科而均取其人臣等近亦別狀奏聞區區之誠
未能上悟聖心臣等夙夜不遑安處臣等竊聞論者以
科場之設為取士一術其人材美惡與得人失人不繫
於此經義詩賦又何擇焉今朝廷遂黜經義存詩賦則

是必用詩賦乃為得人矣不爾安肯拂天下之士心而力為之哉此議論之臣特欲行其私意而不知壞天下人材始於今日臣等極為陛下惜之朝廷設法本於忠厚而其弊猶或至於涼薄設法於涼薄而其弊反歸於忠厚者自古未之有也今以經義設科是朝廷率人以知禮義其有不知禮義者非經術之罪而士之罪也今以詩賦設科是朝廷率人以浮靡其相率為浮靡者非士之罪而詩賦之罪也倡率天下學士大夫趨向操術

不為禮義而為浮靡可以謂之良法哉浮靡成俗則士
無操行士無操行則回邪姦慝無所不為已且朝廷公
卿百執事皆由此塗而進今設科育材取士以為公卿
百執事將不謹其初耶夫堯舜三代之治迹詩書存焉
賞罰褒貶之大法春秋存焉禮以治其顯易以治其微
道德性命之理人情事物之變立身行己仁民愛物之
術無不備載先王用之訓迪天下士猶有學而不知道
者又況絕之以為無用哉雖今詩賦舉人兼治一經或

並設而不均以分數取之則名存而實亡以多而誘其寡蓋學者曉然知科舉雖存經義其去取升降皆不在是尚復留意講習耶異時不過如昔日帖經為一場之數此與不令治經何以異也又以多而誘其寡度不數年經義之學絕矣古之為賦者亦有法度與規諷其言又多壞奇美麗揚雄猶鄙之以為雕蟲篆刻而謂文麗用寡者相如也如王褒張子僑輩作為歌頌詞賦其才固美矣武帝止以為賢於倡優博奕然則文章之不主

於義理者歷世之所不貴況如今日之賦文章義理兩
皆失之徒為殘毀經義破壞道德之一術爾校其得失
何啻倍蓰千萬也臣等所言蓋非出於私意自有詩賦
以來名卿鉅儒深排力詆不可勝數伏望聖慈特加審
察如詩賦未即廢罷伏乞存留經義一科並行均取不
及十年當見磨礪成俗必有通今博古殊才異行之人
間出以資公卿輔佐之選將書之史策則以為美談行
之天下則以為美政矣

李常前二奏據本集不得其時後
一奏元祐雜錄有之具列臺官姓

名稱閏十二月上今因此並附前二奏明年四月八日
詔應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增治一經增試
一場常等此奏乞存留經義一科並行均取豈朝廷果
當欲廢經義科乎當考元祐元年四月三日蘇轍上官
均議可
參考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
朱迎徐宗唐遂朱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
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
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閏二月二
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命令
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其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

田產逼逐人湏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或不即承伏縣官畏惇之勢徃徃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已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詞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訴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為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姦慝以至惇慢帷幄

之前殊無君臣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
執政出之藩鎮謂宜退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
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
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
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
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詳
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
差臺臣置獄推勘若惇果有上件罪即乞特行竄殛以

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又言章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僥倖富貴在先帝時以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姦謀沮壞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

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
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輒違詔旨
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
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人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
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
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訴省曹本部明
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提刑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
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

欲應法止委楊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忍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
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
為自全之計則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
之臣少知畏矣仰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
施行又言臣近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朱迎等田產事乞
委臺臣置院推勘繼聞朝旨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
論列未蒙施行竊聞朝廷不欲輕信偏詞遽興詔獄然
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

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司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伏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究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貼黃據朱迎等狀稱已曾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止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

見情狀不失有罪又言竊聞發運司所委體量官止於
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
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
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徃徃假託公
道摭摭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獄然後命狡猾之吏
取責自願承買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
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顧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
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準編勅節文侍從官待

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納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敢盡用實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良民爭利之罪莫大於此臣又檢準律文祖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

惇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若惇自為之則咎將誰執况
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
畏糧故不遠千里求直於省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
斂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
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亦竟莫知為
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俠
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

無道遂族解臣竊謂博以威勢迫逐平民不顧國法賤
買其田又非郭解之不知也若今以姦吏舞文粗能應
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
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
挾情不公之狀按博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
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乞並行黜責
庶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范百祿趙君錫既受詔同行
相視東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見東流高仰北流順下

知河決不可回即條畫以聞其一曰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同共講議稱準朝旨節文王令圖與張問相度得於北京第四鋪去河近處開引水簋河導水分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躬親將帶屬官相視打量到高下丈尺等看詳大名埽第四鋪欲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河深二丈一尺六寸至二丈三尺稍似港別無緊着港勢據打量得流分尺寸開掘到井筒深淺比照只過得水一尺八寸五分至二尺四寸五分尚有

二丈一尺一寸五分至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過委是
即目難以還復故道除此外未有可以興修去處已錄
奏聞去訖臣等者詳顧臨等從初與王孝先同議孫村
口難復故道之時並係衆官躬親相視得西京左藏庫
副使孫勛等開到井筒一十七箇連泥水三尺七寸至
七尺四寸及九尺衆定得尚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至
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過遂行申奏稱難以還復故道
今準敕命却係王孝先奏乞於上件去處取水入故道

臣等尋牒修河司會問擘劃上件事理日打量得大河水深若干取到井筒多少丈尺并兩面地形高下及港勢流行次第續準本司牒稱去年十月講議河事所曾打量同銜申奏後來王孝先獨出已見奏陳遂專牒王孝先會問曾與不曾再行打量檢視回報準本官公文稱自去年十月後來至申奏日前即更不曾打量檢視臣等勘會講議所欲於孫村口回河即取掘井筒檢量得尚有大河深水二丈五分取引不過遂奏稱難以回

河今臣等躬親按視檢量得修河司開下隄外第一處井筒一箇通水深共七尺內除水深一尺五寸外有五尺五寸十一脉却行打量得大河水最深處一丈五尺五寸河岸高八尺四寸通高深二丈三尺九寸打量比折得隄外地面高如河底一丈九尺九寸一分尚有一丈四尺以上取引不過即與前來所驗無異而孝先獨出已見更不再開井筒較量地形高下可與不可回河執以為便顯是鹵莽獨任偏見誤國大事其二曰臣等

看詳河北轉運司公文已奏乞於諸路計置修河司約
用閉口物料及舊河諸埽并馬頭上下約通計人工一
千四百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七十工半物料計五千八
百八十四萬八千八十二條束塊口即日收買年計物
料三箇月方買到四萬九千餘束梢草今提舉修河司
王孝先俞瑾奏稱合趁來年放水入孫村口歸還東流
委是可以回復故道臣等竊詳孝先初奏乞開減水河
即云俟其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然後徐

議閉塞及召赴都堂又供申稱元祐五年方議閉塞北流今來朝廷再取果決事狀却稱來年取水過後若河流順快人工物力有備便合接續閉塞北流如此則却是不族新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然後徐議閉塞有此前後異同緣回河事大不容措置如此反覆兼詳孝先瑾等專領修河職事豈不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揮見買年計已經一季未及毫釐所闕不貲全無涯涘便云來年放水入孫村口委可以回復故道彼豈不

知此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近期倉卒以謂朝廷必
難應副則須報罷不然安得五千餘萬物料於來年數
月之間遽能及期辦集也孝先等又云若失此時萬一
河勢變移背了口地豈獨不可減水即水無可回之理
者臣等竊謂河流轉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
若假以三五年或六七年使數路休養民力沿河收積
物料以漸開濬故道修復舊隄嚴敕所司常切體訪一
旦港勢改變別就得穩當口地當此之際審議事理釀

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庶經久稍見穩便豈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回河之理但顧形勢順否利害何如耳竊詳孝先等所奏於事理顯是未經思慮其三曰孝先等稱契勘得衛州已下及新閉口已上堤埽自是係都水監照管兼自來修河即不曾通管向上堤道今來並係南北外丞司地分自合管認修護臣等會到北外都水丞司公文稱契勘見相度孫村口開河若欲全回大河東入故道於未閉塞

北流已前本司地分內黃三埽臨河一埽并對岸臨平等埽合當預先添修固護逐處埽岸緣內黃三埽堤岸怯薄雖修河司閉斷三河門竊慮大河閉塞河口之後向上臨河地分并三門河上下漲水出岸奔流出內黃逐埽緊着堤岸其勢必定猛惡最係喫力不測踈虞及對岸臨平等埽亦恐淪沒刷溢分走水勢深足為患今修河司興作河事閉塞北流向上堤岸稱不通管又稱係都水監照管外丞司地分自合管認修護候將來如

降朝旨依其所陳即上件逐埽合倍加準備所有人工

物料乞一面移牒澶州

百禄等奏不得其時據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已前所附奏稱乞

罷修河司將近一月故斟酌附今年閏十二月末按百禄等條具河不可回當不止此三項須更討求增益之第三項後必有別項又當結云右具如前並乞罷修河司等語始為全備今姑依所傳本附此兼百禄等條畫多涉吏文亦須稍加修飾之乃可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五人 天下上戶部主

戶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

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一十五萬四千六百

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斷大辟二千
九百一十五人

